

# 清華園的春

今年冬季，北京氣候總體偏暖，清華大學出版社門口那棵玉蘭在二月就懂裏懂外地冒了花苞，卻遲遲無法開放。我和父親散步及此，都溺愛地笑稱它「傻玉蘭」。

過了二月二，花信風就吹得動了。雖然微風帶來輕寒，但前些日一出門，驚喜地發現牆角那一蓬原本是灰不溜秋的花枝上冒出了黃色的小嫩花。這是迎春在向我們打招呼，也是我今年看見的春天第一種花。那時滿心欣喜地回頭一望，竟發現不知何時起柳枝也扯起了極薄的綠網。雖尚不及「煙柳滿都」，但也給了我一種信心和希望。

傻玉蘭的動靜還未來得及探看，軟件大樓這裏，兩三棵紅玉蘭已含苞淺放了。圍着它們照相的，還穿着冬裝的師生絡繹不絕。

待春分一到，校園又換了一番景象。北望混茫，視線被路邊朦朧的楊柳色所吸引。春的脚步完全跨入了清華。

僅僅剎那間，萬紫千紅就將清華染得通體清芬。細草翠潤，煙柳迷離，繁複的熱鬧漸生在晚春的京城。校園幾條斜徑間，香氣若有若無，不可名狀。你說不出那是路旁紫丁香悄然吐艷呢，還是頭頂槐花氤氳。無論單層樓底層的籬圍，還是形態不等的平房，都可聞月季花濃香滿庭。我對清華春日的記憶裏，迭印了

無數綠柳繁花，卻無不以艷陽下噴薄如火的濃香作底。那香氣竟好似發自我的心底，又尖銳得直插入我的心底。

清華校址曾是皇家園林，故一待黃風逃遁，庭院裏、馬路旁，連片成蔭的高榆、垂柳、密槐立時枝繁葉茂，鬱鬱蒼翠；桃、杏、梨、海棠輪番競放，繁英壓樹，恍若堆紗，恰似積雪。絲縷清香染得行人人心魂皆醉。更討喜的是紫玉蘭。春光裏，微厚的花瓣淡淡地微笑，乳白中遍浸清麗的紫暈，摸上去如同鴨掌，又像嬰兒的嫩唇。師生教工無不抓緊時機，簇擁於馥鬱怒放的樹前拍照留念。

仲春正午一點半，往往是少年時代我人生最恬靜愉悅的時光。爸爸媽媽都上班了，哥哥也騎車走了。我愜意地坐在破沙發裏，拿起那本請爸爸從圖書館借來的，已不知讀過多少遍的《紅岩》，再看十分鐘。

茂盛的春暉透過紗窗照在《紅岩》發黃的書頁上。我願再瀏覽一遍這些親切的文字，體會那種視覺的美感。閱讀的愉悅是什麼都比不了的，你若一葉小舟，深陷於豐滿的水港；岸邊桃吐丹霞，可你豐富的心情比它更鮮艷，更恬靜。我戀戀不捨地放下書，帶着莊嚴的審美快感，走出家門。

貫穿大學校園的幾條青溪春水潺潺，既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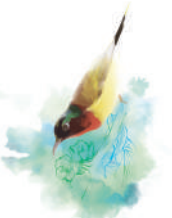
且靜，青荷飄盪，偶爾水面浮起飄落的殘花。最著名的無疑為大禮堂以西，聞亭下的水木清華的河流，流水似乎潛伏了洶湧的波濤。水從玉泉山分來，到清華時已不甚清潔，但浮萍極盛，把水面染得幽綠。水在動，浮萍也在動，連波漾漾的河水托着徐徐開合的浮萍，說不清是河水推動了浮萍呢，還是浮萍把河水激起得碧波盈盈。靡靡綠波深處自然和和清輝，盈着我玫瑰花蕊般的靈感和幽夢。

記得在小學階段的最後半年裏，我彷彿永遠沐浴在無盡的金黃陽光中，我真搞不懂那陽光到底是從哪兒照過來的。春天的花一茬茬開，又一茬茬地謝了，雖然我只認得竹籬邊搖曳的嫩黃迎春和一簇簇淡紫的丁香，以及五顏六色的月季。但心靈為何輪番綻放永開不敗的爛漫春色？從南樓通往附小的路上，總是陽光如金、音樂如流。

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去照瀾院合作社買菜。春光裏楊柳吐綠，有名的小家碧玉似的鬆軟土徑已頗有豆蔻初成之秀媚。忽然我發現一個男生正攙着一對老人在前方慢走。不知出自何種理由，我不願超越他們，似乎一走近三人就會打破某種讓人感動的溫存。土路邊吐綠的嫩柳如孩子的小手，依依輕拂老爺爺那半禿的白頭。原來他竟在輕聲背誦詩歌哩。我全身直

起雞皮疙瘩。我想，如果那個男生發現同學在身邊，一定也會不好意思，甚至滿臉通紅的。這樣，我就更不敢跑到他們前面去了。漸漸的，春風中老人輕微、深情、抑揚頓挫的聲音突然打動了我，雖然只隱約聽到很少的幾句，我卻無法忽視眼前如舞台大幕般突然拉開的，一片燦爛浩蕩的亮色：

那聽得見的曲調固然美，無從聽見的——卻更美；呵，幸福的幸福的枝條！永不會掉葉，也永遠不會告別春天幸福的樂師，永遠也不會覺得累永遠吹着曲調，又永遠新鮮……



如是我見 侯宇燕

## 時地人

梁貝爾

圖案排列的美，不只在名牌手袋之上，還在日常。



## 巧遇

HR人與事 朱昌文

第五波疫情有放緩趨勢，許多人舒一口氣之餘，「悶極思動」，好想到戶外走走，伸展一下筋骨。



日前周末，我夫婦倆到太平山頂行山。這次不知是第幾次重遊，看到外形獨特的地標建築凌霄閣、山頂廣場和獅子亭等建築物一切沒變，但卻有一點「熟悉的陌生感」。我們徑直走向盧吉道。這是一條環迴步行徑，全長約三點五公里，大部分為棧道設計，路面平坦，沿途林蔭處處，以一般步速行走，約花一小時半便可環迴山頂一匝行畢全程，所以老幼皆宜到這裏散步運動。

這日天氣晴朗，視野清晰，惠風和暢，令人感到心曠神怡，走了一段路，到達一段沒有樹叢遮擋的路面，俯瞰腳下和眺望遠處，維港兩岸櫛比鱗次的高樓華廈，青嶼幹線青馬大橋的雄姿，鯉魚門外波光激灑等美景一一盡收眼底。

沿途不斷傳來歡聲笑語，一位穿着運動服的健壯漢子帶着一個約六、七歲的男孩急步走過我們身邊，妻子細聲在我耳邊說：「這是林順潮醫生呀！」這是一位我心儀敬重已久的人物，我仔細打量他一下，他戴着口罩，憑腦海中從電視報章和社交媒體得來的印象，覺得相貌有點相似，但不敢肯定，不過我對妻子的認人本領很有信心，於是，不怕冒昧，快步走上前去，向他點頭叫一聲：「林醫生你好！」只見他停下腳步，微笑地回應：「你好！」這證明我的老伴沒有認錯人。

「很高興碰見你，你平日喜歡在這裏散步嗎？」我打開話匣子問他。「不是，我家在九龍，原先在馬廐山的金山郊野公園做運動，但那裏人太

多，在疫情下不太適宜，便駕車帶小兒子轉到這裏來。」他態度隨和地答道。

我早已知道，這位曾為社會做了貢獻的眼科名醫，在香港和內地深圳等地創辦了多家眼科醫院和診所，成立了眼科集團，並已於幾年前在香港上市。他既要行醫，又要負責經管一個龐大的醫療集團，平日工作如何忙碌不難想像，但他重視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忙裏偷閒，每逢周末周日和公眾假期，他幾乎都放下工作，偕同三個子女和愛妻到公園或運動場鍛煉，盡享親子樂。

這天我親眼看到，林順潮醫生在盧吉道步行徑，陪小兒子跑步。看到這情景，我主動上前要替他兩父子拍照留念，林醫生樂意把手機遞給我，我就為他倆拍攝幾張洋溢親子情的照片。接着，他又叫兒子為我夫婦倆與他拍攝合照。之後，我們還互加微信好友，以便日後互相聯絡。

我有幸遇上這位仁醫朋友，當然不失時機請教他的抗疫知識，他一一回答。我曾在社交平台上看過他親身示範教人如何戴好口罩和如何做快速抗原檢測，獲益良多。前些日子，林順潮任董事會主席的眼科集團，夥同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向本港基層捐助三十萬套快速檢測包，受到眾多基層市民的讚揚。

出生於窮困家庭的林順潮，幼年生活艱苦，他努力讀書，奮發圖強，考入港大醫學院，終成為眼科界名醫。他在一本自撰的傳記書《窮小子，傑青醫生——我的成長剪影》中，詳述他這個獅子山下傳奇的成功故事，內容勵志。

# 生活，在第五波疫情下繼續



人生在線 厲放

過去那些年，我從未留意過路邊的花草，怎樣裝點了春天？直到這一次，春天在第五波疫情下來臨，活動半徑幾乎困於居住小區，於是靜心觀景、與自然對話，看草木蔥茂，繁花競放，保持一天好心情，自當抗疫良藥。

兩年防疫、抗疫，經歷了禁足社交、居家辦公、囤積食糧。終於送鼠迎春，一整年口罩時刻戴，疫苗打三針，通關日日盼，終於，牛走虎來，有虎來福，虎虎生威，餘音還在繞樑，一切卻回到原點。自二月以來，香港每天確診數字動魄驚心，日日新高。最初，公司所在大廈每日有商戶確診，很快公司員工有確診通報，丈夫同事數人中招，成為最近身的例子。旋即，抗疫新措施實施，少外出，減社交，不剪髮（關閉理髮店），娛樂、餐飲、體育、多項活動被限或禁。同時，居家辦公，儲備物資。原來過去的並不是真的逝去，隨時可殺個回馬槍。

我開始千百遍地對自己說：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不信你回頭看看，你都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熬過了許多苦難，餘生還長，不必慌張。況且還有互聯網，還有過年的虎仔和依然盛放的鮮花。更有窗外灑進來的晨光，看着它一點一滴流洩滿地，留下一點空白，給那些不確定的事情。且以此心應對確診數字一日一漲的第五波疫情，keep calm and carry on，冷靜前行。

此時，四面八方的朋友送來關心和問候：香港疫情洶湧，千萬注意防護。生活在動態清零環境下的友人，簡直無法相信這裏日增破萬，就連在美國的堂弟也說「來我這避避吧」。然而，生活在繼續，最好的指標是去市場走走看看。小區街市、超市供應豐沛，未見搶購囤物。為防萬一，家中冰箱填滿，又多買了幾盒常用藥。俗話說，家裏有糧，心裏不慌。正好靜下心，拾起記憶角落裏一縷一抹的光。過年收到斜槓青年師弟譯著，這年月還有人看書、譯書、著書，可親可敬，此時捧來細讀。

早春，不僅有暖陽亦有寒潮。連續數日陰雨綿綿，氣溫降至攝氏七度，在香港屬極凍。暴增的確診個案和病人醫院外等候就診之畫面佔據媒體頭條，朋友們的問



復活節假期，市民外出消遣。

中新社

候更是接踵而來，包括推薦抗疫中醫中藥良方。還有問雨天帳篷裏病人坐等入院的照片可真是香港？答：是。所幸在氣溫驟降之夜已將病人移入室內，電視機前的我們也稍感心安。

在少出門不社交氛圍下，首次戴N95口罩搭港鐵，為「初診陽性」的朋友送防疫袋（當時檢測滯後，大家自救互救），心裏升騰出一股雪中送炭之豪氣和為朋友效力之使命感。愛身邊具體的人，具體的日子，再暗的長夜也泛起了光。

旋即，三月初日增個案突破五位數，更多的問候和擔心撲面而來，香港疫情「好恐怖」，千萬小心。身在其中，恐怖談不上，但染疫人數累計衝百萬，開始出現超市貨架日日空，藥房常用藥脫銷，感覺確實不尋常。強檢、禁足、自我檢測、居家隔離、社區封閉，不絕於耳又莫衷一是。種種不確定，市民要自保囤糧，為菜籃子運籌。同時，身邊確診的人越來越多，範圍半徑越來越小，莫慌，守護健康，冷靜堅持，為有需要的朋友送藥品、送食物，在醫療資源超負荷下，互相自救，共克時艱。

「北大深港校友聯合發起馳援香港抗疫愛心勸募行動。」校友會秘書長告訴我「這批物資，主要連接老人院。行動的人行動」，令人敬佩。還接到一個打到家裏的陌生電話，詢問是否有人需要支援和幫助？細問是某基督教會打來。答：目前朋友間互助自救，不增加公共醫療負擔。請去幫忙更有需要的人。放下電話，沉思良久，再鼓氣，星夜或苦寒，都請用力去愛。

花氣襲人知春暖，春已撲面而來。儘

管疫情數字動魄驚心，新增個案高位橫行，計百幾萬人染疫，但社會不見恐慌。香港市民摸索出自我防護、自我檢測、陽性上網自報、並自我隔離、買藥、吃藥、自我治癒新療程。就這樣，個人心理建設兼顧撫慰不斷湧來的關懷之問候，情之切切地告訴朋友們沒有那麼恐怖，一切還好。你看，我們活成了「萬能」的香港人，自己動手，缺啥做啥。一段時間，超市麵包持續脫銷，買回麵粉，看着視頻自己做。用微波爐烤出全麥核桃麵包，百分百成功。待到深圳、上海實施封控隔離時，朋友詢問配方，沒想到「廚園小白」可在此貢獻力量。

雖然一切娛樂、社交、文體活動暫停，但誰能拒絕春之呼喚？窗外，春光無限，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於是，走進春天，欣賞天之藍、海之闊、草木清脆、百花爭艷，雖然不知明天社區是否被封、是否被要求禁足、強檢，甚至更加困惑和艱難，今日可以享受陽光，觀察落葉羞花，今天就值得歡喜。這是否叫躺平？我說不是。我們沒有放棄、沒有鬆懈、沒有逃避防疫，只是從不安、焦慮和恐慌中漸入淡定和從容。

滯港姐妹淘、舊友新朋、港漂們好久沒見面了，還好我們都有樸素的執著，把生活過成春天的模樣，有光、有暖、有顏色。校友群更加精進，請來業界大咖多次網上講座。填補知識短板，受益良多。被師弟笑稱「芝諾的圓」，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

春天，且放下眼前憂，心中愁，去看自己喜歡的風景，且期待在人海中，我們平安地相逢。

## 一樣的月光



自由談 郭曉懿

小時候，閩南地區的大街小巷，都流傳着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酒干倘賣無，酒干倘賣無，酒干倘賣無……」連唱四次，曲聲婉轉，層層疊嶂，各有不同，如泣如訴，感人至深。很快我就知道，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酒干倘賣無》。歌詞的內容是感恩父母的撫養，如果我沒猜錯，就是這個收破爛的人將她養大。

養大，但是她成了紅歌星之後，狠心拋棄了當年撫養自己的父親。直到作曲家譜寫了這首歌，喚醒了她的靈魂，才幡然醒悟，深刻懺悔，最終父女相認。搭錯車這個名字，就是在人生道路上做錯事情，走錯路的意思。

沒有想到這首歌曲的背後，還有這樣的故事。但是更加沒有想到的是，我時隔十幾年後，今晚再次聽到一首蘇芮演唱的著名歌曲《一樣的月光》，居然也是這部電影的插曲。簡潔的歌詞曾經那樣打動我：「誰能告訴我，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當我看到作詞的人是吳念真和羅大佑的時候，頓時心領神會，這的確是他們的語言風格。

再看前面的歌詞：「什麼時候兒時玩伴都離我遠去，什麼時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

悉，人潮的擁擠拉開了我們的距離，沉寂的大地在靜靜的夜晚默默地哭泣。」是啊，人生之中，有好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離我們遠去了。是為什麼呢，是緣分，是人生軌跡，是道路不同，或者僅僅是因為畢業四散。而且，十幾年過去，每個人想必都有不少的變化，就像歌裏唱的「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我想，大多數人，不論是自願還是無奈，多多少少被這個世界所改變。這句歌詞在小時候聽聞就非常感慨，印象深刻，多年以後更是有別樣的體會。不禁讓我想起了晏殊的那句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這一去，這一來，去了什麼，又來了什麼呢？這就是人生的況味。